

卓敏在平静地生活着，虽然有他会想起沈，会想起他在年里那苍白的脸，想起他孩子般纯净的笑脸，想起沈繁曾经用包口香糖的锡纸卷成一个圆圈，然后一本正地用这枚“戒指”向她求婚的情景。卓敏记得自己那时就答应了，即使在别人看来这一切都是那么好笑，然而她爱沈繁。当然，她也会时常陷入深深的自责中。她想自己一定是伤害了林岩。她清晰地记得那年生日那天，林岩在楼下等待，冰天雪地，昏黄的灯光下林岩那长长的影子。每次想到这些，她又会拿出那些斑斓的雨花石。卓敏现在有时回去用雍和宫，为了这两个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，静静的祈祷，希望沈繁的身体能慢慢好起来，林岩可以幸福。

离开了卓敏的沈繁，过得不好，他的身体依然很弱。他现在已经和医院的医生成为了朋友。他有时和医生打趣地说道，“大夫，咱们是前世就认识吧，而且我一定对您不好，要不今生怎么‘犯’在您的手上，我身上都是您给的针眼。”大夫总是笑笑告诉他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他也会想起卓敏，想起曾经像蜜一样的日子。有时，他也会问自己，为什么不能接受卓敏，为什么拒绝她的爱，隐藏自己的真情。每到这时，他总会想起很多很多。他知道卓敏对他好，但是他总是希望能够将一个更加完整的完美的自己交给卓敏。在他的心里，有一些事情挥之不去……

一个周五的晚上，沈繁背着他的那个泛黄的背包，挤在熙熙攘攘的北京火车站大厅里。他等待着开往深圳的列车进站。他和父亲说因为工作要出差一段时间，具体多长不好说。因为他也不知道要去多长时间，能不能见到想见的人，是否可以处理好一切。

火车缓缓开动，窗外是北京美丽的夜晚。沈繁看着车窗外的景色：明亮的灯光，送别的人群，渐渐地，刚才有些忙乱的心平静了下来。但是，他的心里却是灰蒙蒙的，像笼着一层浓浓的雾，让自己也看不出自己心里到底在想着什么，期盼着什么。他不知道能不能见到叶枫，这个曾经和他“相濡以沫”的朋友，不知道能否让他了解自己的想法。火车飞速地行驶着，窗外的景物一闪而过，以往的一切就像是电影在一幕幕重放。

叶枫是沈繁的高中同学。到如今，他们已经认识七年了。沈繁还清楚的记得，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，他清楚得记得是自己先伸出手和叶枫握手，似也就是那个时候，从两只手碰触地一刹那，就意味着他们的一生将会永远纠缠在一起。在别的同学看来，他们成了要好的朋友，但是叶枫总是觉得在他和沈繁之间总是隔着些什么，沈繁没有那么坦诚。他曾经试探地问过沈繁，而沈繁也只是巧妙地回避过去。正如叶枫送给沈繁的评价：很善良，但太敏感，骨子里有种自卑感，所以有时会自闭。在沈繁看来，叶枫是个不错的兄弟，但是自己心里的苦楚和压抑是不能和他说的。因为他觉得那些自家的事情是不足以向外人说的，他也不想让郁闷自己的事情给朋友带来不好的情绪。沈繁觉得，叶枫是一个特别勇敢，还有点叛逆的男孩子。也许是因为叶枫的父母都是军人，对叶枫的要求和期待也非常的高。有时候叶枫因为各种事情发脾气，或者钻上牛角尖总也出不来，沈繁就会说：军人家庭的孩子，正值青春期，加上自命不凡，就是这么让人难以理解。每到这时，叶枫也会傻傻地笑笑，有时他会像只发怒的狮子向沈繁扑过去，“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拿我开涮，”两个人就打作一团。想到这些，沈繁觉得好轻松，让这漫漫的一段旅程也变得轻松了不少。他想起了有关叶枫的种种。那时在班上，他的文采是最棒的，每次作文课他的文章总是范文。他熟读中国的古典文学，有深谙外国文学，特别是对中国的古代诗词很钟情。每次沈繁总会像个白痴一样听叶枫为他讲解某段诗词，真是享受。他又想起叶枫的自负。还记得有时他会拿着鲁迅先生的一篇小说，告诉沈繁这篇小说有多么深奥，你一定读不懂，把沈繁弄得一头雾水……

已经入夜了，火车上的大部分旅客都渐渐睡去了。沈繁有些困，但是他不想睡，因为每次想到这些事情他都会兴奋。火车向前方奔去，车窗外是黑暗的天地，夜色静静的流动。黑夜的背后隐藏着什么，明天会是什么样子，就像沈繁此刻的心情，对未来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，但他却满怀期待。他现在真想马上见到叶枫，不过他再一次告诫自己，一定要冷静，不管即将出现在他眼前的叶枫是什么样子，他都一定要冷静，要控制住自己。

沈繁已经不记得自己在火车上过了多久，他只知道离深圳还有那么一段距离，或远或近。他夜里睡得并不踏实，白天反而昏昏沉沉地睡了好几次。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深圳的月光已经透过车窗照在这个年轻人的脸上了。一路的颠簸让沈繁有些疲倦。他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间小旅馆住下，一切收拾完后他好好地洗了个澡，便一头扎到床上睡去。

沈繁睡到了中午，确认自己清醒后，他想了想，拨通了叶枫的电话：

“枫，你好，我是沈繁。”

“沈繁？真的是你？”

“嗯，是我。”

“好久不见了。你换号了，联系不上你。你……最近好吗？”

“还好。我在深圳。”

“什么？你在深圳？现在吗？”

“我正好过来办点事情，所以想顺便看看你。有时见吗？能不能赏个脸。”

“看你说的，当然有。就今天晚上吧，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旅馆。”

“嗯……好吧，晚上六点你在火车站广场西侧的银行前面等我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，不见不散。”

……

挂上电话，沈繁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他没有想到许久不见后的这一段通话是这么轻松，就像这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有失去过联系，还像以前那么熟悉，那么亲密。他换上一件天蓝色的上衣。他在镜子前照了很久，他发现自己和前几年没有什么变化，岁月对他的侵蚀只是脸上的胡子更重了些。他喜欢这件天蓝色的上衣，他觉得只有这种颜色才能配得上深圳的阳光。他也希望叶枫会喜欢这颜色。

晚上，沈繁早到了一些。可是他发现叶枫比他还要早。他发现叶枫变了，以前整洁的寸头变成了齐肩的长发，T恤衫、牛仔裤、运动鞋……他变得时尚多了，而且更有男人味儿。还没等沈繁说话，叶枫就把他拉进怀里，紧紧地拥抱，右手在沈繁背上狠狠地拍了几下。沈繁险些喘不上气来，推开枫，使劲儿给了他一拳，

“干嘛那么使劲儿，差点死了！”

“这么多年没见，还记得我？”

“不记得了，早忘了！”

“废话少说。我饿了，咱们吃饭去，好好聊聊。”

沈繁紧跟着叶枫，俩人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闲扯起来。沈繁在心里想，虽然叶枫的穿着和以前大不一样，肤色也黑了不少，但是，如果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他还是确信自己能够认出叶枫。在他心中，这个老朋友有那么独特的气质：沉默的时候从眼神中流露出的那淡淡的忧伤，好像他的面颊、眼角、眉梢都是被悲伤刻画出的。可是，当他的眼神投射到你的脸上，对你微笑时，那明媚的笑容又是那么迷人，阳光得让人着迷。

叶枫带沈繁去了个京味餐馆。他们点了几个两个人都爱吃的菜，要了两瓶啤酒。在沈繁的印象中，他和叶枫从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怎么好好的聊过。这六年里似乎只是见过几面，而且都是匆匆。叶枫告诉沈繁，高考失利后，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走出来，可能是因为人生的第一次梦想没有实现，有些想不通，不过还是开始了大学生活。可是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太大了，他忍了半年，最终还是退学了。复习了半年又参加了第二年的高考，考的也不是很好，被一所市属大学录取了，读广告专业。四年里，他活得挺辛苦，家庭的变故、思想的困惑、现实生活的欲望……但是叶枫微笑着告诉沈繁，现在他过得挺好的。由于在大学里成绩突出，从小对文字又有着不错的领悟，毕业后他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，这就是他为什么会来到深圳。他们聊了很多，以前的学校和老师，各自的生活，还有叶枫上学时喜欢的那个女生。

“你本来就又帅又有才，现在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有没有女朋友啊？”

叶枫脸上的笑容很快消失了。沈繁觉得叶枫在用一种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，那目光强烈得让人无处闪躲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叶枫不作声，喝着酒。

“总该有女孩子喜欢追求过你吧？”

过了一会儿，叶枫笑着看着沈繁，

“没有，一直没有。或许……有，但我不知道。”

他们吃晚饭，已经晚上九点了。深圳这个南方城市让沈繁有太多的新鲜感，微潮的空气，明媚的阳光，即使是夜晚，街头依旧繁华，仿佛白天的日光化作夜晚的能量点亮了这座不夜城。叶枫依然在沈繁的左边，这让沈繁觉得他们就像是漫步在北京的街头。叶枫执意要去沈繁住的旅馆看看，这一路上，他的话很少。

到了旅馆，叶枫和沈繁面对面坐下，叶枫捧着沈繁给他倒的一杯茶，小口地喝着。他静静地看着沈繁，他不知道沈繁到底变没变，对自己的感情是否还像几年前那样。不过他确信，如果沈繁不在乎他就不会来深圳，更不会见他。想到这里，他就变得兴奋。

“对了，我来之前，从北京给你带了点吃的，我想你也有一段时间没回北京了吧。”

沈繁边说边走向放在桌上的旅行包，

“还有，我来之前去了一趟你家，你妈妈让我给你捎了点东西。嗯……还有你的那些狐朋狗友们也给你……”

话还没有说完，一双手从后面紧紧地抱住沈繁的腰。是叶枫，他的身体死死地贴住沈繁。沈繁低下头，他看到叶枫的双手在沿着他的腰，慢慢地向前摸着，很慢很慢，就像十条贪婪的小蛇，慢慢爬进沈繁那件天蓝色的上衣下面。其中几个在沈繁的肚脐周围轻轻地画了几圈，十只小蛇最终紧紧地缠在一起。沈繁一时不知道怎么是好，就在叶枫的双手要更紧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使劲抓住叶枫的手，挣脱了。

“小孩儿，别瞎闹！”

“我从来没有闹过，我只是想你，特别特别想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对了，你的小侄女让我带这个小娃娃给你……”

沈繁想岔开话题，谁料叶枫一手夺过那个可爱的小丑娃娃，

“去他妈的娃娃”，

狠狠地向墙上摔去，

“你听我说，你只听我说，好吗？”

叶枫的声音大得让沈繁有些害怕。

“我不想听。”

“你必须给我听着”，

叶枫再一次抱住沈繁，这次的力量很大，沈繁感到他的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都快被挤出来了。

“枫，你放松些好吗？我听你说，我都听！”

叶枫渐渐放松了一些，不过身体更紧密地贴住沈繁。沈繁无法想象在叶枫的身体里面有着怎样的一股暗涌。叶枫的头靠在沈繁的左肩上，深深地贴着沈繁的脖子，头发散在沈繁的左脸上。沈繁能闻到一股香气，淡淡的，这使得他的心平静了一些。

“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理我了。我太想你了，每时每刻，每分每秒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用说，我想你肯定知道。你知道我高考时为什么会失败吗？因为你让我的心乱了，我根本不是从前的我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退学吗？因为我发现我和你在同一所大学。说实话，我真他妈的想忘了你。所以，我离开那所学校。我本以为自己离你远些，就会眼不见心为净的忘了你。可我怎么那么没有出息。”

说到这里，叶枫自己笑了起来，像个可爱的孩子。

“枫，你别说了。我求你别说了。”

“不，我没有怪你，也从来没有怨过你。我想你肯定有你的难处，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不会每天都等着你，每天都想看见你。你应该知道我爱你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肯定还爱我。”

说到这里，沈繁感到叶枫的嘴已经凑到了他的脸。他极力地向右转头，希望和这个男人不要再有亲密的接触。只是他越是躲避，也封把他抱得越紧，脸凑的越近。沈繁不知所措，他感到自己的左耳垂正在被叶枫那潮湿的舌头，灵活地拨弄着。叶枫的唇就像是经验丰富的猎人，在随心所欲地和一只弱小的兔子周旋，抓住又放掉，不时亲吻着他的脖子和面颊……

沈繁没有再作挣扎，因为他很清楚就凭他的力气是没有办法挣脱的。他也不敢喊，他觉得刚才叶枫的那两嗓子带来的动静已经够大了。他不想招来其他人，那样只会更麻烦。沈繁告诉自己要冷静，来深圳就是为了和叶枫说个明白的。这些想法在他的脑子里飞快的闪过。叶枫的左手紧紧地揽住沈繁的腰，右手伸进蓝色的上衣里，不停地摸索沈繁的上身，不时地用力捏着他的胸膛。沈繁能感到叶枫那滚烫的身体正紧紧地贴着他。他想躲避枫的嘴唇，虽然一切都是那么无力。他觉得他在被一种强大的力量压着，让他自己慢慢的大口喘气。他的右手使劲儿撑住桌面，左手只得扶着面前的那一面沉默的墙。

“枫，你不要这样，我讨厌你这样。咱们不能坐下来安静地说嘛？”

枫像只发了疯的狮子，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听不进去，这让沈繁害怕。猛地，叶枫抱住沈繁的腰将他狠狠地按在床上。沈繁的心瞬间抽了一下。他看着叶枫迅速地脱去了上衣，松了皮带。他知道叶枫要做什么，他很清楚。他的双手被枫牢牢地按在床上，就像是被两个铁箍绑在铁床上一样，双腿被枫的身体死死地压住。他看到叶枫的头钻进他蓝色的上衣里面，他能感到自己的腹部在被枫的舌头舔着，然后是胸口、脖子……沈繁感到自己的身体在慢慢变得潮湿，他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，这一切都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，什么都没有说明，任何话还没有表白，怎么会成这样……

沈繁感到自己的双腿内侧被一个硬硬的东西紧紧地抵住，那一刻他感到是那么屈辱，瞬间他的双眼噙满了泪水，他像僵尸一样躺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直直地盯着天花板。枫退去了沈繁的上衣，他的整个身体完全压在沈繁的上面，他的嘴去找繁的嘴。忽然间他看到沈繁的眼里满是泪水，像死人一般面无表情，枫愣在那里，呆呆地看着自己身下的繁，大口地喘着气。他不知道曾经那么爱他，自己始终爱着的人是怎么了。

沈繁看着叶枫，死死地盯着枫的双眼，在他看来，眼前的人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枫了，从他的眼睛中他再也无法看到叶枫曾经的那颗无尘的心。他觉得眼前的枫只剩下一个躯壳，没有了魂儿。他推开枫，抽出身体，使出浑身的力气重重地给了枫一个耳光，

“滚，滚开！”

他叫喊着，声嘶力竭。

“为什么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知道的，为什么要骗自己，就算你骗了自己，你根本就瞒不了我！”叶枫显然被这一记耳光激怒了，他狠狠地抓住沈繁的胳膊。沈繁感到枫的十指就像是抠进了自己的肉里。

“你不懂什么是爱，你根本不懂！”

“那你告诉我，你要我怎么爱你。就算我不会，你可以交给我，你说啊！”

“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从来没有，你听见了吗？满意了吗？”

沈繁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，他的身体在颤抖，他感到无助。枫松开了手，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沈繁，忽然，他抡起右手重重地朝沈繁的脸打去。沈繁被打得感到头直发懵，不过他知道自己的嘴角流血了。

沈繁的眼泪涌了出来，他的脸火辣辣的疼，他的心在隐隐作痛，就像是被枫握在手里使劲儿的捏。他的喉咙被人堵住了，发不出声音，即便是苍白的大叫也在喉咙处嘎然而止。他看着叶枫，泪水让他的视线模糊，枫跪坐在床尾，整个身子靠着墙，像个雕塑。他只是静静地望着沈繁。这时，在这间屋子昏暗的灯光下，沈繁感到往日在他心中是那么高大健壮的枫像个被掏空了的躯体，蜷缩在那里。枫那长长的头发散乱地贴在脸上，顺着脸颊，汗水在不停地滴落，或许是泪水，落在枫那缓慢起伏的胸口。整个房间死一般的安静，屋外的夜色像是缓慢流动的粘稠液体，拼命地挤进这间不大的屋子。枫显得那么苍老，沈繁感到岁月就像把尖刀，时刻雕刻着枫的身体和灵魂。

“对不起，我……”

“你怎么能那么说，怎么能那么说”，枫的声音颤抖，“你真的没爱过我吗？”

“现在说这些没用了，你要明白我的意思……”

“你真的没有爱过我吗？你告诉我，繁繁，是不是真的……”

沈繁的脑中一片空白，他不知道该和枫说些什么。沉默了许久，他挪到枫的面前。他的双手拨开散在枫脸上的头发，他又一次看到枫那双象泉水一样清澈的眼睛，从这双眸子可以看到枫的心。他双手捧着枫的脸，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一直都知道。我以为这些年过去了，你会忘了一切，看来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”，他轻轻地在枫的额头上吻了一下，“我也爱你，不过，那是曾经。对不起。”

枫哭了，他把头埋在沈繁的胸口，紧紧地抱着沈繁。

“请你忘了我，枫，我只能说这些，对不起！”

沈繁抱着叶枫，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背，任他在自己的怀里抽泣。

已经是夜里三点钟了，在沈繁的怀里哭了一会儿，枫睡了，睡得很熟，像个哭闹了一天的婴儿，终于安静的睡去。沈繁就这样靠着墙，搂着枫，他的右臂已经麻了，但是他不想动弹。他怕弄醒枫，他现在只想这样静静的抱着枫。在枫熟睡时，他悄悄地问了枫的鼻尖和嘴唇。他默默地流泪，不敢发出声响。他的脑子时而清醒时而混乱，被空白和嘈杂交替占据着。他想到了从前：

在内蒙古，他们躺在草原上，看着满天的星星。枫说这是他第一次那么清楚的看到银河，星星真的是触手可及。他告诉枫他想去一个“白天有彩虹，晚上看极光”的地方，幸福平静的生活。他

说也许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么个地方，不过在他的心里这个地方一直存在。枫告诉他一定会有的，他清楚地记得叶枫当时的表情和眼神，永远也忘不了。

他又想到枫第一次吻他，那么突然。让他心悸，却又深深地沦陷。心像是一座废弃的空城，被他占据，还原了绿色和斑斓。他又想到那一年的夏天，在无人的教室里，他们忘情地拥抱、亲吻……之后似乎一切都变了，变得说不清楚，让人痛苦。

他想过各种方式去和枫说些什么，但是他不知该怎么说明。他拒绝枫的任何请求，拒绝见面，拒绝谈话，他想以此表明，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是一个偶然，不，是意外！他也想过一些“狠招”让枫死心。

他又想到了在毕业聚会上，他特意邀请卓敏过来，他知道卓敏是喜欢他的。在饭桌前，他们都喝了酒，都有些醉了。他拉着卓敏的手，大声向全班同学说自己喜欢卓敏，希望她做自己的女朋友吧。在全班人的祝福欢呼声中，卓敏只是害羞地点点头。沈繁记得当时的卓敏，双颊绯红，美极了。他想，也许自己已经走出了那一片云所笼罩的天空，向一片新天地迈去。他同样感到有一双冰冷的目光在静静地注视着他，他不敢与枫对视。

他清楚地记得，他拉着卓敏走到外面，他们第一次拉着手，漫步在街上，天空阴沉，飘着丝丝的小雨，让人很舒服。卓敏一直不作声，只是静静的走。沈繁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卓敏，他不知道，不过他知道卓敏喜欢自己。想到这些，他把卓敏的手攥得更紧了。在一个街心花园里面卓敏停下来问他为什么没有提前告诉她，沈繁说是为了给她一个惊喜。他们在那里拥抱，那时沈繁和卓敏第一次拥抱。

沈繁看到枫静静地走了过来，没有惊动卓敏，在几米外的地方安静地。沈繁把卓敏抱得更紧了，他不去看枫，不过他知道，枫一直在注视着他。他从地上的水滩看着枫的倒影，孤独地站在微风中，站在冰凉的雨中。雨打在水滩中，只剩下破碎的倒影，斑驳的让人心碎。

想到这些，沈繁又哭了。他的心很疼，他知道自己对不起枫，可是他没有办法，他责备自己那么懦弱，那么无能。他又想到了卓敏，他问自己是不是骗了卓敏，是不是个罪人，有一天老天会不会重重地惩罚他。他会不会永远地失去枫，失去卓敏。或许，他的这些想法都是多余的，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卓敏，但是枫还依偎在他的怀里。

他透过一扇窗，看着外面的黑夜，看着奄奄一息的霓虹灯，眼前的一切模糊了。他看着枫，不知枫此时的枫是否有美梦，自己是否还有资格走进他的梦里。他累了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睡了，又不知多久，他又醒了过来，反反复复。

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，他发现自己平躺在床上，叶枫已经不在，在床头放着一个信封。沈繁坐起来，小心地打拆开信封……

午后的阳光，照得人有些慵懒。沈繁还是穿着那件天蓝色的上衣，背着他那有些泛黄的背包，走在深圳的街上。他想再多看看这里的景，多闻闻这里的空气。他知道，也许过不了多久这些鲜活的场景就会褪去颜色和声音，而他也可会在别的城市中漫步，感受新奇，但是他知道，有的事情他一辈子都不会忘。

下午，沈繁坐的火车缓缓地驶出站台，开向北京。窗外的景物飞逝，他始终注视着前方，没有回望身后的景色……